

阅世初心

## 教我细看世界的人

□马傲儒 广西柳州市龙城中学2024级10班

下雨了，一层薄薄的雨雾紧贴在窗上，不时有雨丝画出一道道痕。微光透过窗户，将屋里的颜色晕开，朦胧中交织着。一个圆润的身影正托着调色盘，在颜色的狂欢中面不改色地构建着自己的世界——她就是我的丙烯画老师。她教会了我如何看清世界。

说来惭愧，我父母一直都是平静如水的人，独我落了一个火爆脾气的毛病。我的世界充满了激情与冲动，偏偏不守宁静。这样的人会去学画画，本来就是件怪事，但也许就是妄想改变吧，我收了伞，走出雨幕，踏进画室那一片暖色中。

放好颜料，执笔绘色。我在右边，老师在左边；我在画，老师也在画。我们的动作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是效果略有不同。她笔

走龙蛇，是在细致勾勒；我“下笔有神”，却是把颜色胡乱组装，没啥条理……时间飞逝，老师早已完稿，我还在“奋笔疾书”，不知不觉间，她已悄悄立于我身后，那张可爱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：“你的背景画感不好。”我到底还是那个“初生牛犊”，不大经得住批评。“蓝加黑，不是吗？”我瞪着眼，不服气道。她也不恼，神秘地一笑，径直走出门去，只飘来一句话：“跟我来！”

于是我们站在雨幕中，凝视朦胧的窗，星星点点的光落在她腿上。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她指着屋里的水杯，悠然地问。

“屋里的水杯，有点模糊。”我答道。

她又将我带回屋，再近距离

看，指着水杯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。我几乎不耐烦了：“水杯啊，还有什么！”我低吼着。

她眉间舒展开，又问：“清晰吗？”

“那是自然！”我撇嘴。

昏黄的灯火在她眼中闪烁。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两次看水杯，一次模糊，一次清晰，角度不同，自是不同。但我们要想办法靠近看，直到分析透、看透为止。”她把我拉到那张画前，我看到明亮的灯光下，轻轻指着一处说：“你只看到了最浅的一层——隔着窗看水杯，却还未看到更细的一层。这里饱满度高一些，亮一些，你应该用浅蓝加一点柠檬黄调和一下。任何事物都不只是一种单纯的颜色，世界也是这样，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色彩混合物。所以，请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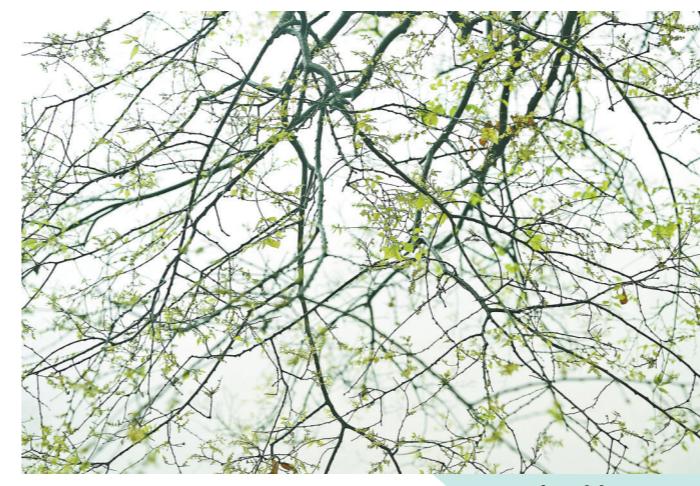
近，睁大眼，细致地看；耐下心，平静地看，别着急，才能找到世界的本质。”

她在调色盘中又调了一下色，用浅蓝与柠檬黄为画的背景添了几笔。画的背景映在她眼中，世界逐渐在她眼中构现出来。她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有着犀利的眼神，她的眼中有着一种令人沉静、安心的感觉，仿佛能包容万千，载尽浮生。

我接过笔，心逐渐平静。我靠近，细看，瞳孔中印出一切色彩。然后提笔落墨，我的笔下涌

出一片雨幕下的树林，一点荧光闪烁其中，才思在笔触间游离，如蜻蜓点水般。我心中漾出一阵涟漪，是啊，我终于学会了“看事物”——细致观赏，用心分析，平静面对，才能找到世间隐藏的光感。抬眸望远，我的瞳孔中雨雾迷蒙，眼神却始终清明，因为那一刻，我看清了雨幕下的世界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会想起那个教我靠近细看世界的老师。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得复杂，也远比我想象得简单，只有用心看清一切颜色，才能绘出最真实的远方。



□邓勃

## “栖居”与“他人伦理”

——读魏微的《烟霞里》

□曹迁迅 四川工商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

魏微的《烟霞里》以编年体形式，通过女主人公田庄的一生串联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图景，探讨在新时代下“人之为人”的存在命题。小说以四位“业余”写作者的视角展开，以独特细腻的内容映射，将个人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，在哲学维度上呼应海德格尔的“栖居”与列维纳斯的“他者伦理”，形成对时代、死亡与写作的深刻思辨。

## 1. 居何以处：时代作为存在的场所

海德格尔将“栖居”视为人在“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”，其本质是“保护”——守护天、地、神、人的四位一体。《烟霞里》中，田庄与母亲孙月华也构成了两代人的生存镜像：孙月华狂热追逐时代浪潮，最终创业失败，成为时代符号的悲剧；田庄则以旁观者姿态游离于时代之外，以学术研究（如《梁启超和他的时代》）主动介入历史叙事。两人截然不同的“栖居”方式，揭示时代既是外在的必然引导，亦需个体主动“筑造”。

## 2. 死何以待：他者之死与伦理重生

田庄的猝死成为小说的核心转折。她的死亡毫无预兆，消解了海德格尔“向死而在”的筹划

性，凸显列维纳斯笔下的“他者之死”——死亡不可被主体化，而是“来自外部的威胁”，迫使幸存者直面伦理责任。列维纳斯认为，“他之死是我事情”，死亡在通过他者的苦难，唤醒主体的负罪感与责任感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面对时代浪潮下每一个渺小“他者”的苦难，就决不能说“与我没有关系”。他与我组成的家国与个体的休戚与共再一次得到了强调。自然主义的“小民”叙事遭到了质疑——如果我无视“大国崛起”，那又何来“小民尊严”？如果我罔顾他人，又怎能保全自我？

魏微以田庄之死为纽带，将个体悲剧转化为群体记忆的复活。四位叙述者通过书写田庄的故事，完成对自我存在的救赎：“她之死，我们得以活。”这种“复活”并非肉体重生，而是伦理关系的重构——死亡打破了“我—能”结构，将他者纳入存在的共生网络。他人之死是整个群体的事。小说结尾，田庄的“第二次死

亡”——释怀，超越生存论意义，在集体记忆中实现存在向伦理的飞跃。由此，在魏微笔下，田庄的“生”与“死”在辩证的意义上也得到了诠释。

## 3. 文何以为：业余写作的诗意与救赎

《烟霞里》的叙事由四位“业余”写作者完成，他们并非职业作家，而是田庄的亲友和同事。魏微借此反思“专业写作”的局限：功利化可能导致经验失真，而“业余”书写更贴近生命的野蛮活力。

然而，魏微并未沉溺于“业余”的混沌。她以小说家身份介入文本，赋予叙事“宽恕”的伦理维度——通过统稿、润色，将散乱记忆升华为集体责任。这种“专

业性”并非职业标签，而是对存在的超越：写作成为与他者“面对面”的仪式，将孤独的黑夜经验转化为照亮他者的光。业余书写的定义，正在于以非功利的真诚，抵达列维纳斯所言“圣洁”的伦理高度。

## 4. 结语

《烟霞里》以田庄的一生为轴，在时代、死亡与写作的三重维度中，完成对存在本质的叩问。魏微拒绝宏大叙事，转而通过微小个体的“编年史”，揭示人如何在时代中“栖居”、在死亡中“伦理重生”、在业余书中“诗意救赎”。小说最终指向列维纳斯的终极命题：存在唯有通过他者的责任，才能超越孤独，走向澄明。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达人”版现面向广大学生征稿。

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2000字。

来稿请投邮箱：ycwbqc@sina.com，邮件请注明“校园达人”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等详细信息。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达人”版现面向广大学生征稿。

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2000字。

来稿请投